

武汉往事 1

谨以此书

献给伟大的祖国以及为革命信仰而牺牲的人们

张隼 著

首义风云

这是一个坚守革命信仰的故事

一座城，两条江，三个家族

四十载恩怨情仇，风云激荡

解构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武 汉 往 事 1

首义风云

◎张隼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汉往事. 1, 首义风云 / 张隼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218-12769-9

I. ①武… II. ①张… III. ①武汉—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699号

WUHAN WANGSHI 1 · SHOUYI FENGYUN

武汉往事1·首义风云

张隼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肖风华

选题策划：李 敏

责任编辑：李 敏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80千

版 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人物小传：

余昌泰：武昌余府当家人，一代名士，清政府的坚决拥护者。

余瑞光：余昌泰的大儿子，商人。

余瑞祥：余昌泰的二儿子，一直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从当地民军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逐渐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余瑞华：余昌泰的三儿子，先后投靠过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本人，解放战争时期率部起义。

余梅芳：余昌泰的大女儿，嫁给了余昌泰的学生林英华。

余雅芳：余昌泰的小女儿，王俊林妻子，生性柔弱温顺。

余立：余瑞光的独生子，曾任职国民党空军。解放战争时期，率领机组人员起义。

余亚男：余瑞祥与赵璇滢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进入延安，抗战末期随南下支队抵达新四军第五师，与母亲团聚，成为母亲的助手。

余明亮：余瑞祥与赵璇滢之子。汉帮二号人物，表面上顺从日寇，暗地里对日寇实施暗杀。

林英华：余昌泰的大女婿，武汉大学教授，在抗战时期帮助共产党人发起了一系列鼓励民众抗战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力主和平，并阻止了国民党对武汉的破坏。

王翔宇：汉口王府当家人，汉口商会总理，支持革命党。

王翔东：王翔宇的弟弟，支持革命党。

王俊林：王翔宇的独生子。墙头草式人物，先加入革命党，又投靠清军，成为袁世凯旗下将领，北伐时期投靠了北伐军，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叛变革命，抗战时期当了汉奸。

王芝英：王翔东的女儿，赵承彦妻子。

王俊财：王翔东的长子，支持革命。

王俊喜：王翔东的次子，组建了武汉最大的帮会——汉帮。

王卓文：王俊财之子，秘密共产党员。

王晓燕：王俊喜之女，军统特务。

赵嘉勋：汉阳赵府当家人，汉阳知府，清廷的忠实支持者。

赵承彦：赵嘉勋长子，支持革命。

赵承博：赵嘉勋次子，玩世不恭的富家公子，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赵璇滢：赵嘉勋与正妻之女。余瑞光前妻，余瑞祥之妻，从一个任性而又贪玩的妇人逐渐成长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

赵雪莲：赵承彦之女，共产党员。

- 第一章 风声鹤唳 / 1
- 第二章 一触即发 / 15
- 第三章 武昌首义 / 29
- 第四章 革命风云 / 43
- 第五章 余府裂变 / 57
- 第六章 全面布局 / 69
- 第七章 迎战清军 / 83
- 第八章 三道桥上初交锋 / 97
- 第九章 再战三道桥 / 109
- 第十章 王俊林丢失刘家庙 / 123
- 第十一章 余瑞祥受命再上阵 / 137
- 第十二章 王俊林投靠清军 / 151
- 第十三章 清军纵火烧汉口 / 165
- 第十四章 民军退守汉阳 / 179
- 第十五章 反攻汉口 / 193

- 第十六章 弃守汉阳 / 209
- 第十七章 临时停火 / 223
- 第十八章 曙光初现 / 237
- 第十九章 谁主沉浮 / 251
- 第二十章 各怀心思 / 265
- 第二十一章 王府恩怨 / 279
- 第二十二章 分道扬镳 / 293
- 第二十三章 世事无常 / 307
- 第二十四章 波涛暗涌 / 321
- 第二十五章 混乱时局 / 335
- 第二十六章 暗度陈仓 / 349
- 第二十七章 热血与刀枪 / 361
- 第二十八章 武昌角力 / 375
- 第二十九章 余瑞华投身行伍 / 389
- 第三十章 亲情与权谋 / 403

第一章

风声鹤唳

“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言一飘进余昌泰的耳朵，他再也坐不住了，在心里大骂一声“叛逆”，立刻火急火燎地奔向湖广总督衙门，求见瑞澂，准备面陈把叛逆们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计策。其时，瑞澂正召集巡抚、提督、新军统制、协统等官员商议扑灭革命党人起事的计划，得到报告，不由得大为感动，马上传他进入签押房。谋划了很久，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余昌泰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这一回，叛逆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起事了。”他想。

不过，他熟知历史典故，深知再天衣无缝的部署，也会因为某个不起眼的环节出现纰漏而全面崩溃。他必须全面了解武昌城里各种人群的最新反应，看看已经谋划好的方案是否需要做出一些修订，或者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修订。他准备从大儿子余瑞光和二儿子余瑞祥那儿了解情况，他们一个是武昌城里首屈一指的巨商大贾，一个是新军工程八营的队官，都是消息灵通人士。

这时候，余瑞光早已回府，正坐在客厅等候父亲归来。

余昌泰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余瑞光就把从商会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父亲，他们说，革命党人已经把起事计划放在月饼馅里，传达出去了。”

“他们说，这些革命党人呀，实在太多了，尤其新军里面最多，谁也分不清谁是革命党人，谁不是革命党人。”

“他们说，满人长久骑在汉人脖子上，挖空心思谋夺他们的财产，杀了很多汉人，革命党人真的在中秋节起事了，他们就会全力支持革命党人，把小皇帝溥仪赶下龙椅……”

余昌泰刚开始还能保持镇定，听到这里，脸色突变，厉声喝问道：“你是说，大多数商户都会支持叛逆吗？”

“他们是这么说的。”余瑞光的声音低了八度。

余昌泰身子一挺，脸色冷峻得像一座大山，说话的口吻宛如刀锋般凌厉：“自古至今，汉人坐江山的居多，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出现过他们说的这种事？当满人打进来的时候，汉人如果敢于抵抗，哪会有满人的天下？！不能把这些当成造反的理由。更何况，朝廷已经顺应民众的呼声，成立了责任内阁，各省也成立了咨议局。在这个时候推翻朝廷，难道真是顺应民意吗？不，那是逆天而行。你要告诉那些商户，让他们清醒起来，不要被叛逆蒙蔽了。”

“可是，父亲，他们希望您能支持革命党。”余瑞光硬着头皮说。

余昌泰一拍桌子，眼睛里冒出火来，厉声呵斥道：“什么革命党？叛逆！他们都是

叛逆！我决不会做叛逆，你也别想做叛逆。所有我余家子孙，谁也不准做叛逆！”

他如此死心塌地忠于朝廷，并非余家受过朝廷的厚恩，而是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之读书人理念。

余昌泰的祖父虽说不太穷，但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不过为人却极为仗义，不管谁遇到困难，都会倾力相助。年轻的时候，他曾帮助过一户从江浙一带跑来武昌谋生的人家渡过了难关。这户人家姓王，后来发迹了，秉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反过来资助余家。余昌泰的父亲由此便能打小就进入私塾读书，考过秀才，中过举人，因不愿为官，开了一家私塾馆，依靠教学生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跟父亲一脉相承，余昌泰接连中了秀才和举人之后，也不愿意再进入考场，更不愿意当官。他依旧喜爱读书，更喜爱批评现实。只要哪个官员不检点，他就利用诗词歌赋大加讥讽。久而久之，成全了余昌泰一代名士的声誉。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听说了余昌泰的名声，亲自前去拜会他，想请他出来做官。但他避而不见。后来，亲眼看到张之洞大办实业，他深感张之洞是一个做实事的能臣，便去总督府探望张之洞。此后，张之洞每每要制定新政，都会首先去征询他的意见，并且认为像他这样的大才不获得朝廷的重用，未免太可惜，极力劝说他出来做一番事业，又极力向朝廷推荐他。

朝廷对张之洞恩眷正浓，余昌泰由此获得了进京朝见慈禧太后的机会。如果他能紧紧抓住这次机会，说一些慈禧愿意听的好话，他就会有美好的前程，可惜的是，他不仅没有说好话，反而当着慈禧的面，捅破了她跟光绪失和的事情，极力劝说慈禧和光绪和好，并说只有这样，慈禧才能更加获得天下子民的拥戴。这一下子惹恼了慈禧。要不是张之洞极力保荐，恐怕连项上人头也会被慈禧摘去。

余昌泰被发配到山西一个偏远县份当县令。不久，八国联军就攻入北京。慈禧仓皇之中带着光绪一道逃离京城，一路西逃，逃着逃着，就逃到了余昌泰的治下。

他去迎驾的时候，极力劝说慈禧不要西逃，应该诏令天下群臣勤王，并且派遣洋人信得过的臣子前去谈判，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洋人退出北京。慈禧差一点被他的话打动了，不料伴随慈禧一道西逃的汉族重臣生怕慈禧听信了他的话，就会对自己失去信任，赶紧想尽办法让他封口。但余昌泰固执己见，私下里跟那个重臣大吵了好几回合。结果，那个重臣还是怂恿慈禧继续西逃，他也从此与此人结下梁子。任期一结束，他被解职回家。

余昌泰更加相信，朝廷是好的，留恋职权的朝廷命官才是导致大清王朝一蹶不振的

罪魁祸首。因此，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对所有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回到武昌以后，他对张之洞做的一些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同样极度不满，先是好言相劝，规劝不成，便公开对张之洞大加挞伐，迫使张之洞不得不收回成命。

后来，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余昌泰对新任湖广总督一样不假辞色。他甚至很早就觉察出袁世凯是一代奸雄，一旦羽翼丰满，一定遗祸天下。听说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他赶紧上了一道折子，历数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在编练新军的时候，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担任军机大臣了，更加露骨地培植党羽，拉拢私人，隐隐已露出了叫板朝廷的端倪。余昌泰最后声言：如果不杀袁世凯以谢天下，天下一定会被袁世凯搞乱。

袁世凯看到那道奏折，浑身直冒冷汗，顿时萌生了杀掉余昌泰的心思。

张之洞知道袁世凯锱铢必较，连忙说：“这是一个癫狂病人，一向喜欢说大话，在慈禧老佛爷面前都敢信口开河，理他做什么？”

朝廷实行新政，余昌泰更是欢迎。因此，他没有让儿子们遵循儒家传统，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大儿子读了一些书以后，经商去了；二儿子进了武普通学堂，毕业以后，正式投军，现在已经是新军工程八营的一名队官；三儿子年龄尚小，同样进入了新式学堂。

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余昌泰确实用心思，希望天下多一些像他一样的人去敲打朝廷和朝廷命官，以便朝廷越来越顺从民意，从而永远延续下去。

余昌泰万万没想到，这时候，新军里面竟然有人要造反，大多数商户竟然会支持叛逆。这还了得，叛逆一旦获得商界的支持，就像火星掉进了柴火堆，势必引起冲天大火。不行，得扑灭这种可能性。指望大儿子去劝说商户们改变立场，恐怕不现实；当务之急，必须剔除可能造成叛逆起事之势的根苗。

根苗就在新军。要彻底剔除，必须双管齐下：把武器弹药全部收缴入库，派遣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马轮流看守，并将新军全部困在营房里，不准随意走动，更不许他们随意说话；采取攻心战，向有可能叛逆或者同情叛逆的兵士宣讲朝廷的恩典，灌输忠于朝廷的道理，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动摇他们起事的决心。余昌泰在瑞澂召集的会议上，曾经着重讲到了这两点。他相信，有瑞澂力挺，新军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一定会这么做。

现在，听了大儿子的话，余昌泰对到底有多少新军暗中加入了叛逆的行列心里没数，对各级军官是不是能够绝对执行瑞澂、张彪以及黎元洪的命令心里也没数。两个没数加起来，令他骇出一身冷汗。

“去，把你二弟找回来！”余昌泰说道。

他非常希望二儿子能告诉他目前新军军营的内情，看一看张彪、黎元洪下达命令以后，是否产生了应有的作用。

领了父亲的命令，余瑞光不敢怠慢，立刻出了门。

余昌泰稍稍嘘了一口气，起身去了书房，准备好好捋一捋思路，仔细想一想瑞澹的部署是不是有漏洞，有哪些事情需要着重询问二儿子，以及打算让二儿子干些什么。

这时候，三儿子余瑞华来到了他的跟前。

余瑞华只有十四五岁，是余昌泰最小的孩子。进京觐见慈禧太后，余昌泰去山西一个贫瘠县就任县令，一直没有将夫人和孩子带在身边。回来后为了弥补对小儿子的亏欠，余昌泰格外疼爱他，白天把小儿子送去新式学堂读书，晚上亲自教育他读四书五经；在生活方面，不论小儿子需要什么，余昌泰都会满足他。

余瑞华说道：“父亲，汉口的同学从来没有玩过荷叶灯，都想到我家来过中秋。我答应他们了，说父亲一定会帮我们做出最好的荷叶灯。中秋节快到了，父亲是不是应该先准备一下呀？”

小儿子已经十四五岁了，竟然不理睬城里即将发生的叛乱，还要玩荷叶灯。余昌泰乍一听，心里很不高兴。转而一想，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叛逆即将起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学堂，自己可以抢占先机，告诉小儿子，让他把消息带回学堂，鼓动同学们憎恨叛逆，孤立叛逆。

他说道：“有一些叛逆想在中秋晚上发动叛乱。今年玩不成荷叶灯，你母亲和嫂子也拜不了月。谁都不能出门。要不然，被叛逆捉住，他们会砍掉你的脑袋。”

余瑞华一腔想玩的心思马上消失了，吓得脸色苍白，嘴唇翕动，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父亲心里隐隐涌起一股怒意，语气严厉了许多：“怎么一听说叛逆造反，就吓成了这个样子了？你应该去学堂，告诉你的同学们，是因为叛逆作乱，你们才不能尽兴玩荷叶灯。你们应该痛恨叛逆，应该咒骂叛逆！”

“父亲。”余瑞华轻声叫道。

“唉！去吧，去吧！”小儿子注定不能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充当引领其他学生痛恨叛逆的领军人物，余昌泰挥了挥手，要他离开。

看着小儿子犹犹豫豫地走出书房，余昌泰连摇了两下头，叹息一声，很想接上已经打断的思维，但好一会儿也找不到丢失的源头。幸而，二儿子余瑞祥很快回了家。

二儿子告诉了他很多有关工程八营的情况。

余昌泰厉声斥责道：“你们并没有完全遵照总督大人和统制大人的命令，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封存入库，宣讲朝廷的恩典。一旦发动叛乱，叛逆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武器弹药。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助长叛逆的行为。”

“革命党人既然要起事，还在乎朝廷的恩典吗？要防备革命党人起事，必须留出一部分武器弹药。”余瑞祥轻松地说道，“再说，革命党人也不是穆桂英，能撒豆成兵。哪有那么革命党人？如果我们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准会闹得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万事都要慎重。”余昌泰愣了一会儿，教训道，“要是不全部封存武器弹药，叛逆们准会抢到手，你们在无意中就成了叛逆的帮凶。”

余瑞祥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成为叛逆的帮凶，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

老实说，在武普通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又投身新军，他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而这些东西一旦装进大清王朝这个破旧的酒瓶，就显得不伦不类。他感到很可笑，希望这个国家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但还没有上升到革命的意识，倒是很同情革命党人五族共和的主张。

在听到革命党人即将起事的风声时，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希望革命党人快点起事，好推倒清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暗暗祈祷革命党人永远不要起事，以免流血和人头落地。

从这时起，他开始真正关注革命党人。首先要搞清楚谁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的额头上并没有写上醒目标记，一时间，他真的搞不清楚。放眼一看，身边几乎每一个兵士都像革命党人，但每一个兵士又都不像革命党人。有些兵士，忍受不了官长的打骂，说了一些牢骚话，或者干脆对官长不恭不敬，甚至怒目相向，出手反抗，他们就是革命党人吗？他不相信这一点。猫逼急了咬人，狗逼急了跳墙，何况是人？正常人的情感宣泄不等同于革命党。真正的革命党应该会忍辱负重，耐心地等待时机，不露蛛丝马迹。

新军统制张彪听说有几个兵士拖出大炮，想朝官长开炮，马上把它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言联系在一块，下达了收缴武器弹药的命令。余瑞祥感到很好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搞得风声鹤唳，岂是为将之道！没承想，这个命令竟然跟父亲有关。余瑞祥更不愿意对父亲说实话了，嫌他多事。

事实上，即使余瑞祥想说实话，他也说不出来。他只知道，接到命令之后，虽说并没有把武器弹药全部封存入库，但也将枪机和炮栓全部卸下来了，对兵士实行了严格的管理，谁也不能随便出入兵棚，足以使得革命党人不敢贸然发动攻击。而且，即使整座

军营充满了革命党人，即使武器弹药全部放在眼睛头上，没有官长，凭借那些兵士，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怎么能够起事？只要出动一个营的兵力，足以把他们消灭干净。

这么一想，余瑞祥不由得替革命党人担起心来，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惊人的想法：我是不是可以站出来，充当革命党人的指挥官呢？这个念头刚一闪现，他吓了一跳，赶紧硬生生地把它压了回去。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难道是因为欢迎革命党人五族共和的主张吗？”余瑞祥心里说道，“即使如此，父亲未尝说得不对，中国自古以来需要皇帝，就是共和，也应该在皇帝的意志下得以实现。现在的大清王朝，不是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吗？何必非得要汉人起事，把满人的江山推翻，再重新建立一种共和呢？共和固然是好，如果用千万人的流血和人头落地换来共和，不如还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逐步实现共和的好。”

余瑞祥心里激起层层波澜，余昌泰同样不能平静，越来越对革命党人即将起事充满了忧虑。这些新军的各级官长们，根本没有真正意识到革命党人起事的危险，完全是在穷对付嘛。既然瑞澂、张彪、黎元洪的命令传达下去以后，新军在执行的时候走了样，他有责任如实向瑞澂报告，催促他严令张彪、黎元洪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

不能继续跟二儿子谈下去，余昌泰说道：“你火速回去，给我看紧点，一旦有人轻举妄动，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二儿子一走，余昌泰马上起身，急匆匆地奔向湖广总督衙门，再次求见瑞澂，顾不得寒暄，立即把从儿子们那儿得到的情况告诉给他：“总督大人，情势危急，如果不立即全面封存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饬令各部必须立即向兵士宣讲朝廷的恩典，并且出动军警在街面上维持秩序，严防兵士跟普通百姓勾连，一旦叛逆谋反，势必引发连锁反应，则武昌危矣，大人也将成为千古罪人！”

瑞澂为之动容，立即派遣人员向张彪、黎元洪以及相关官员传达指令，语气极其严厉。余昌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告辞而出，径直回府去了。

进入书房，他很想看一会儿书，但静不下心来，革命党人要起事的消息犹如一条蟒蛇，纠缠着他，在他脑子里不住地翻滚。

叛逆难道仅仅在武昌起事，略过汉阳、汉口不管吗？余昌泰暗问自己，马上得到否定的回答：长江、汉水把武昌、汉口、汉阳阻隔开来，分成三地，又连成一体，互为犄角，武昌有事，汉口、汉阳岂能独善其身？武昌这边，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汉阳、汉口那边呢？他不得而知。

想到世交王翔宇是汉口商会总理，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一位世交赵嘉勋是汉阳

知府，知道的情况更多，余昌泰觉得自己有必要赶去汉口、汉阳，分别见一见他们，一来打听汉口、汉阳方面的消息，二来影响他们对叛逆的态度。

赵嘉勋身为朝廷命官，虽说毫无疑问地会站在朝廷一边，但毕竟一介书生，控制不了驻扎在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余昌泰面见他，还包含了一层要向他提一些建议的意思。毕竟，放下赵嘉勋跟自己是世交不说，他还是大儿子余瑞光的岳丈呢。万一叛逆起事，赵嘉勋果真驾驭不了局势，导致汉阳崩塌，朝廷一准会砍掉他的脑袋，大儿子也会遇上麻烦。

王翔宇的态度有点不好把握。要是他暗地里支持叛逆，事情就很不妙。一来王府是汉口首富，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支持叛逆跟清军打下去；二来王翔宇的独生子王俊林跟余瑞祥一样，也在新军当队官，王俊林要是受到其父的影响，当上了叛逆，更不好对付；三来要把小女儿余雅芳许配给王俊林，一旦王府成了叛逆，他们的关系注定宣告终结。王翔宇会支持叛逆吗？余昌泰暗问自己。但从王翔宇跟外国人做了几十年生意，口口声声称赞外国人的国家体制来看，这一点不可不防。余昌泰应该未雨绸缪，凭着余家跟王家三世的交情，说透利害关系，令王翔宇做出聪明的抉择。

余昌泰乘船渡过长江，先去汉阳，见了赵嘉勋。

赵嘉勋尽管把汉阳府管辖范围里的大小事物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得民心，也接到了严防叛逆起事的命令，但把一切都寄托在新军各级官长身上，在汉阳和夏口厅的地面上虽说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可一眼看去，尽是漏洞。余昌泰暗自庆幸自己这一趟来得太及时了，帮他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计划。

随即，余昌泰渡过汉江，去了汉口，见到了王翔宇。

果然，因为把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到了铁路的修筑上，眼见得铁路被朝廷收了回去，投资的资金全部打了水漂，王翔宇对朝廷异常不满，在得到革命党人即将起事的消息后，跟弟弟王翔东商量，决计趁势帮助革命党人，也正要差人去告诉儿子王俊林，让他在军营里支持革命党。

“你不能这样！”余昌泰说道，“你是商会总理，精于计算的，怎么不先算一算叛逆有多少人，朝廷养了多少军队？完全不成比例嘛！清军一人一拳，就能把叛逆打死！你要是支持叛逆，朝廷饶得了你？非把你抄家灭族不可。你几代积累的财产没了，人也没了，何苦来哉！”

余昌泰费了一番口舌，说服王翔宇跟革命党人划清界限，便回到家里，收拾好心情，等待着八月十五安然度过了。

他的儿子们心里却平静不下来。

大儿子余瑞光本来对父亲言听计从，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父亲叫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可是，自从娶回赵嘉勋的女儿赵璇滢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娶赵璇滢之前，余瑞光曾经结过婚，夫人是武昌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新婚不久，夫人突然去世。一个算命先生说余瑞光是克妇的命，不论是谁家的姑娘，一嫁给他，身体再好，半个月不到，准会一命呜呼。父亲一代名士，不信怪力乱神，又为大儿子娶了一个夫人。没到十五天，夫人又无疾而终。余瑞光害怕了，不敢再娶夫人。父亲却不答应。既然娶夫人，夫人会死，就变换花样，纳妾。妾不是妻，应该不会死吧？等妾养了孩子，再扶正为夫人，先破了克妇的命运。没到半月，妾也死了。这一下，别说余瑞光不想再娶女人，余昌泰也不敢为儿子娶媳妇，就是任何一户人家，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余瑞光。

这时候，赵嘉勋调任汉阳知府。他是因为余昌泰的帮助，才从外地调回来的，听说这件事情，联想到大儿子赵承彦娶回王翔东的女儿，也是余昌泰保的媒，为了感激余家的恩情，私下里跟夫人商量，无论如何，要为余家长子说一门亲。随后，赵夫人把这件事情当作了笑话，说给女儿赵璇滢听。

赵璇滢年龄不大，但是赵嘉勋正妻所生，深受母亲的溺爱。她恃宠而骄，又很好奇，在母亲的教导下读过一些书，也听同父异母的哥哥赵承博之母讲过一些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马上说道：“我愿意嫁到余家。”

明知余家是一个火坑，赵夫人怎么会让女儿往火坑里跳？想尽了办法，还是不能让女儿改变决心，反而促使女儿执意嫁给余瑞光不可，并且声明，如果母亲不答应，她会自己跑到余府，跟余瑞光成婚。

母亲见女儿态度坚决，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真是嘴贱！”

嘴巴已经贱了，说出去的话想收是收不回来的。母亲对付不了女儿，只有把事情的原委告诉给知府老爷，让他想办法扼杀女儿的念头。

不料，赵嘉勋想了想，说道：“或许，余瑞光的夫人命中注定是我女儿。”

他很快请人向余家递话了。余昌泰虽说不信无妄之言，但毕竟大儿子娶夫人夫人死，纳妾妾亡，人命关天，再也不敢为大儿子娶亲。赵嘉勋竟然要把女儿嫁给余瑞光，他说什么都不答应。最后，知道赵璇滢铁了心要嫁给余瑞光，余昌泰非常感动，大操大办，把赵璇滢接进了家门。

赵璇滢果然是余瑞光命定的夫人，不仅半个月里没有死掉，一年里没有死掉，而且

还是一副旺夫相。余瑞光自从娶了她，兴办的纱厂更加蒸蒸日上，盈利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计，成了武昌人津津乐道的美谈。不过，赵璇滢还是不改在娘家的习惯，遇到什么事情，都爱刨根问底，并且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总要别人都听从她。她刚嫁过来的时候，余昌泰心中存了一份感激，也存了一份歉意，什么都由着她。不知不觉，习惯成自然，家里的大小事情，她都要参与了。

革命党人“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言一进入赵璇滢的耳朵，她竟然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亲眼看一看革命党人是什么样子，又是怎么杀鞑子的。她甚至鼓动丈夫捐弃全部家财，去当革命党人。可是，丈夫根本不知道谁是革命党人，也因为父亲的缘故而痛恨革命党人。

赵璇滢气恼不已，狠狠地数落了丈夫一顿，冲到余昌泰跟前，说道：“你可以痛恨革命党人，但不能让瑞光也痛恨革命党人。他是商会的人，商会人人支持革命党，他要是例外，在商会说话，还有人听吗？”

“什么革命党，叛逆！他们是叛逆！”余昌泰可以容得了儿媳对自己的无礼，但容不了儿媳流露出怂恿儿子支持革命党的意思，平生第一次在赵璇滢面前大发脾气，“一个妇道人家，应该恪守妇道，尊重长辈，善待家人，说话不过分，做事不越礼。”

赵璇滢何曾被人如此教训过，心里腾起一团火：“我怎么不守妇道了？我怎么不尊重长辈、善待家人了？我怎么过分了？我怎么越礼了？我是为了家人好！”

这时候，余瑞光走了过来，一见夫人竟然敢跟父亲顶嘴，吓得不得了，连忙冲上前去，一把挽起她的手腕，不由分说，把她拖进了两人的安乐窝，数落道：“你太过分了，怎么能顶撞父亲？”

赵璇滢把胸脯一挺，脖子一扬，说道：“你这个软骨头！我哪里顶撞你父亲了？我是跟他讲道理，是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好！”

“小点声，你小点声！”

“我就不小声点，你不支持革命党，我跟你没完。”赵璇滢声音越来越大，几乎能把房子抬到天上去。

夫人这边闹腾得不成样子，父亲那边还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子呢。余瑞光两边都要应付，两边都不能说硬话，只有先敷衍夫人，让赵璇滢不要吵闹了，然后去安慰老人家。

余老夫人听到丈夫与儿媳的争吵声，在丫鬟的搀扶下过来了，看到丈夫正气呼呼地坐在太师椅上生闷气。

“老爷，你这是怎么啦？”余老夫人问道。